



(明慧记者悉尼报道)3月6日中午，澳大利亚首家天梯书店在悉尼市中心的著名书局大楼(Dymocks Book)隆重开张。这是全球第三家天梯书店——法轮功书籍专门店。

澳大利亚天梯书店副董事长、古玩收藏家戴美玲女士，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纽省多元文化机构副主席吴先生，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Steven Sim等上台致贺词，并共同主持了开张剪彩典礼。

李洪志先生所著《转法轮》享有“上天的阶梯”美誉。始建于2007年的天梯书店，致力于开设法轮功书籍专门店，专门提供各语种《转法轮》和种类齐全的法轮功书籍、DVD/CD等音像制品及法轮功讲座等，故取名为“天梯”。目前除新开张的首家澳大利亚天梯书店之外，还有美国天梯书店、加拿大天梯书店和网络天梯书店。

公开渠道 方便之门

在开幕典礼上，天梯书店副董事长戴美玲女士感谢众多嘉宾到场。她说，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曾经是九七年的畅销书。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就禁止人们阅读法轮功原著并销毁了大量的《转法轮》，从那之后人们无法在中国通过公开渠道

国内被洗脑 国外被起诉

(明慧记者采访报道)来自中国天津的游客，现年20岁的贾乙超2月中旬袭击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一案2月24日下午在巴黎大事法庭再次开庭。原告成先生单方面出庭，被告人贾乙超在没有任何说明的前提下没有出庭受审。法庭对被告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被告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被告需向法国政府缴纳1千欧元的罚款，并另外预付1千欧元的赔偿金给受害人成先生。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2月15日，法国“退党服务中心”成员成先生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遭到一群中国大陆游客辱骂，其中一人用大石头向成先生行凶。成先生头部被砸出五厘米长的伤口，险些伤及眼睛。该凶犯又踢倒播放录音的音箱，掀翻摆放资料的桌子，随后被赶到的法国警察逮捕。据在场另外两位“退党服务中心”成员表示，凶犯行凶后，几个一起辱骂“退党服务中心”成员的游客企图夺下他们手中的摄像机，并把他们的手机



找到法轮功书籍。

纽省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乐在致词中介绍说，全球首家天梯书店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为希望正面了解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的公众提供法轮大法原著和音像资料，帮助现代人理解传统修炼文化，理解“修”与“炼”的内涵。相信这家开办在悉尼的天梯书店将给喜爱修行和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澳洲人开辟方便之门。

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纽省多元文化机构的副主席吴先生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团体已经10年了，法轮功社团对社会作了很多贡献，“我知法轮功学员是好公民，为社会提倡义务服务，带来了精神修炼的文化，我们非常感激。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向澳洲介绍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你们成果丰硕，澳洲社会感谢你们的贡献。”

悉尼知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Steven Sim先生则表示，“我没遇到过比法轮大法修炼者更善良的人，我支持你们信仰真善忍的权利。听说天梯书店开张，我太高兴了。而且天梯书店就座落在澳洲最著名的书局大楼，天梯书店的意思真的就像一个通向天堂的金色阶梯。我希望有很多人来了解和学习法轮大法。” ◇

抢走摔在地上。

次日下午，巴黎大事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当庭宣布，要被告当场交出护照，本应在当日返回中国的被告在下次开庭前不得离开法国领土、不得再去事发现场附近、不得以任何方式接近受害人、不得与受害人联系、不得与当日开庭时他的中法文翻译联系等。

行凶者的亲属表示，贾乙超是一名天津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报导才会如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在众目睽睽下行凶。

凶犯亲属也曾提出私了的要求，但成先生认为此事涉及中共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群体的仇恨，而不仅仅是个人受到暴力攻击的问题，情节严重，因而向法庭提出了诉讼。

成先生表示：“我们这次活动是有申请的，因为这里是自由社会，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正义的声音让他发表出来的，是不允许被中共邪党那套东西硬压制下来，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觉得一定要起诉他，要让他绳之以法，让我们的年轻后代懂得，犯了法要治罪的，要远离邪党，不能受邪党的欺骗，不是说修炼人就可以任意迫害，那不行的，那是有罪的。”

虽说这个凶犯是因受中共谎言宣传欺骗才做下错事，可是如果在民主自由的法国都敢如此行凶，[\(接下页\)](#)

(接上页) 那在中国又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成先生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内，江泽民所宣传的打死法轮功算白打，打死算自杀，造成中国国内仇恨起来的人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为法轮功可以任意宰割，把这套东西搬到国外来，所以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制止。”

在2月24日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听取了原告成先生和他的辩护律师莎晒(Claire Sachet)的陈述。而被告律师在审判的全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并未做任何辩护。庭审结束后，原告律师针对这次法庭宣判的结果说：“因为被告在法国没有司法记录，因此不能直接监禁，但是8个月的徒刑缓刑执行，已经是很重了。此外，被告还要向法国政府缴纳1千欧元的罚金，并且预支1千欧元给受害人成先生作为补偿，剩下的赔偿金要由法庭指派的医生专家对受害人验伤后再决定数额以及进一步判决。”

法庭同意受害人辩护律师的要求：任命专家，对成先生的伤势及其未来影响做出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对被告做出进一步判罚。鉴定报告当于5月7日前递交，其后还会有几次开庭，所以24日并未结案。据了解，法国法律规定，打人致伤超过8天不能工作者即属于犯罪，而医生给成先生开出了10天不能工作的证明，表明伤势很严重。2月16日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曾提出贾乙超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试图以此开脱罪责；24日第二次开庭时，并没有考虑这个说法。莎晒律师在判决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贾乙超并没有被专家认定没有正常思维能力。另有消息说，贾乙超是大学该年级中共党支部成员。

著名中国作家、法学家袁红冰教授指出，“这件事应该是一个很恶劣的事件。它说明中共暴政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所谓大学生，所谓知识分子已经从根本上背叛了

【明慧网】小金真几岁时就与其他孩子不一样，脾气暴躁，淘得没边，在幼儿园里，把小朋友的毛巾一个个扔在地上，挨个踩一遍；小朋友蹲在厕位上，他给推下去，得他先上完；每天都打小朋友，还咬人。进一个幼儿园不要他，再进一个幼儿园也往出撵他。

小金真的妈妈是老师，可采取很多办法都没能改变儿子。孩子挨了不少打，妈妈流了不知多少泪。小金真的爷爷奶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一家人都为这个孩子发愁，苦不堪言。

现在小金真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横冲直撞，打仗、骂人，偷自家的钱，逃学，从没见过他把卷子拿回家过，学校经常找家长，让领走孩子，谁也教不了。今年小金真就要上二年级了，越来越不像样了，也无法再在那个班级呆下去。

小金真的妈妈只好找正好教一年级的一位同事，收下了他。而小金真果然“名不虚传”，上课随时起来练拳；渴了就喝水；把橡皮弹出去再捡回来；直截了当告诉老师别管他学习；做卷子连名字都不写就扔书桌里；下课铃一响，没等老师讲完课，他跑出教室，老师批评他，他握起拳头，咬牙切齿，跟老师喊，还骂、打老师，有两节课因老师批评，他故意大声哭一堂课；学生不跟

知识就是美德这个古训，他们原则上已经沦为中共暴政的一个政治工具。而他对于一个反对中共暴政的老人，能够用这样一种凶残的兽性的方式来对待，说明整个中共的教育正在塑造新一代人格，这种人格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在中共暴政面前的彻底的奴性化；另一个是对反对中共暴政的人的所谓的阶级仇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仇恨理论已经成功地被中共暴政灌输到像这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代新的年轻人的头脑里，这对中国是一个最深刻的伤害。”

袁红冰教授认为，现在正在全球不断由法轮功修炼者所推动的“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的运动已经对中共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威胁。所以它们的政治奴隶，就像这个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奴隶才会对推动退党运动的这位老人表现出如此疯狂的仇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对一位老人施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一方面说明了中共暴政的疯狂，另一方面说明退党运动在中共暴政的内部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 法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常年在巴黎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附近设立展板，播放广播，揭露中共迫害百姓的事实，劝说中国游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每天都有数十至上百中国人在此办理三退手续。

谁都往出撵的孩子变了



他玩，他就打、骂，有一次竟在操场给同学下跪，求人家跟他玩，可跟他玩了又打人。

学校领导、其他老师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对小金真实在没信心，让她妈领走。可小金真真幸运，他的班主任是炼法轮功的，不愿放弃他，每天让他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给他讲修炼的故事，还给他声明退出少先队，不戴红领巾了。

不到两个月，小金真变了，上课多数时间都能听课，每天的学习任务都能完成，还能领同学读课文，学的生字记住95%，放学回家先写作业，上课练拳头的现象没了，爆发性的生气消失了。现虽说有时还打人，但与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小金真的变化震动了全家人，他奶奶见了班主任就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哪！”班主任总告诉她们：“感谢法轮大法吧，是大法救了小金真。”

现在小金真的妈妈也每天跟孩子一起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他的班主任希望更多的孩子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退出少先队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

非人的折磨 不屈的精神

——迁西县两农妇坚持信仰遭十年迫害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 2010年3月9日, 迁西县兴城镇沙岭子村张桂兰、五村陈红丽, 在去乡下探望陈红丽生病的母亲后, 在回来的路上, 被迁西县罗家屯镇派出所警察设路卡, 在班车上将她们绑架。

光天化日之下, 警察执法犯法, 向她们索要身份证件, 非法搜查随身私人物品, 将二人劫持到迁西县拘留所, 非法拘留十五天。陈红丽因不配合警察强行绑架她的野蛮行为, 拒绝上车, 罗屯派出所恶警竟毫无理性的强行关门, 将其右腿压伤, 当时疼的她眼泪差点掉下来。

张桂兰、陈红丽, 这两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十年来曾数次被绑架, 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 多次被抄家、勒索钱财, 甚至流离失所, 遭受了数不清的非人折磨。

张桂兰遭受的迫害

张桂兰, 五十八岁, 迁西县兴城镇沙岭子村人。由于人生的种种不如意, 四十多岁开始患上各种疾病: 肩周炎、低血压、头晕, 一年四季感冒不断, 洗衣、做饭都由丈夫来承担。当她得遇《转法轮》, 走入大法修炼后, 一身病全无, 最重要的是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从此本着“真、善、忍”的原则做事, 人精神起来了, 家庭也和睦了。但自从九九年邪恶打压法轮功, 她和她的家庭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安宁。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四日清晨, 张桂兰被突然闯进的六、七名警察劫持到县看守所十八个月。在看守所, 经常遭到打骂、戴手铐、不让上厕所、不让接见等折磨。历经十八个月的非人的生活, 从看守所出来时已骨瘦如柴, 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几岁, 瘦弱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这期间, 当时尚未修炼的丈夫也因给妻子送大法经文被蛮不讲理的当时的国保大队长朱振刚拘留一个月。

二零零六年五月, 张桂兰和陈百合夫妻二人都被绑架到县看守所。张桂兰被迫害的昏迷、不能站立、不能进食, 八天食水未进。看守所被承担责任, 通知家人将其接回家。亲人将奄奄一息的她背了出来。回家后, 身体还未恢复, 迁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魏雨涛等人又和村干部一起, 几次到家中威逼、恐吓, 她被迫流离失所八个月, 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这期间, 迁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检察院、法院、政法委等互相勾结, 先后四次开庭, 伪造证据, 篡改庭审记录, 合谋冤判陈百合四年, 然后将其绑架到冀东监狱。陈百合在冀东监狱被迫害的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严重下降, 血压高达170, 家人想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却遭遇来自监狱的阻力。因陈百合在监狱立功, 本应得到减刑, 提前释放, 又因为他是法轮功学员不能兑现, 至今仍在冀东监狱。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四日, 张桂兰和同伴在去新集赶集的路上, 被跟踪而至的迁西县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当天, 十多名恶警又闯进她家。当时正在午休的张桂兰的女儿陈晴被惊醒, 眼瞅着十几个警察土匪一样肆无忌惮、恨不得掘地三尺的把家翻了个底朝天。陈晴询问母亲下落, 十几个警察无一人应声, 翻完后扬长而去。陈晴一个人面对一片狼藉的家,

无助的大哭一场。之后, 陈晴找国保大队、610要妈妈, 610头目高增才阴险的偷偷的打开电话录音, 企图陷害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后来陈晴再去国保大队要人时, 反被劫持到拘留所十天。

陈红丽五次被绑架迫害

陈红丽, 三十八岁, 兴城镇五村人。她是个聪明能干的贤妻良母。二十多岁时在县城打工, 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他比她大几岁, 当时他的前妻刚刚病逝, 留下了一个五岁的男孩。善良的陈红丽同情这爷俩的遭遇, 处处关心照顾他们, 后来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婚后生下一个女儿, 她仍将男孩视做自己的亲生骨肉, 甚至比对亲生女儿还要用心。前妻的父亲生病, 她也把他接到自己家, 喂饭喂药, 端屎端尿的细心伺候。亲邻都被她的行为所感动, 说从没见过心眼这么好的人。九七年, 陈红丽喜得大法, 从此她更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

然而自九九年大法遭到迫害以来的十年间, 这个善良的女子却五次被绑架关押, 遭受了无数的酷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陈红丽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遭天安门警察劫持, 遭北京警察毒打。迁西县国保大队朱振刚等人将她从北京劫持到迁西县看守所四十多天, 遭手铐、背铐、吊铐等折磨, 国保恶警还到家里抢劫。恶警恐吓家人交三千元“保证金”后将其放回。

二零零零年某月, 她和母亲同时被迁西国保绑架到看守所, 她绝食反迫害, 遭强制灌食, 长时间背铐, 无法吃饭上厕所。迁西国保再次向家属勒索六千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 迁西县公安局副局长袁开义带着四名国保恶警突然闯入陈红丽家中, 将其背铐后公然抢劫并再次绑架陈红丽到看守所。县公安局组成专案组, 对她连续几天长时间提审, 酷刑逼供。恶警声称北京有人给她送大法资料。一个恶警打她嘴巴无数, 打得她鼻青脸肿, 嘴角流血。恶警朱守良用竹棍打她背铐着的双手, 一句打一下, 打得她钻心的痛, 手肿的象馒头。她还被铐到公安局后院电线杆上数小时, 人都冻僵了才放开。二零零零年年底, 陈红丽和十几名大法弟子遭游街侮辱。约两个月后, 非法判她劳教两年。在开平劳教所体检不合格, 劳教所拒收后, 继续劫持到迁西看守所, 几天后再次强行将其送到开平劳教所。在开平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受尽凌辱。

写给罗屯派出所全体干警及所有公检法人员: 你们受恶党蒙骗指使, 非法在公路上设卡查要身份证件、搜查行人私人物品, 野蛮绑架无辜的路人。你们可知道, 你们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一一记录在案。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改过、并进入美好未来的机会, 他们十年多来在被迫害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仍放下个人安危、苦口婆心的劝善, 就是不愿看到你们在受蒙蔽中无知的给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将来后悔莫及啊!

父亲对我向来是很严肃的，有着知识分子干部特有的拘谨。我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多，因此，我跟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少主动找他说话。在他人眼里，父亲说话虽不多，却很有份量。

父亲是位高级讲师，也是一位老中共党员，又有一定的职务，经历过文革，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看马列毛的书很多，也看时事报刊，看得很认真，看完后常常沉默。后来他说话越来越少了，偶尔说几句，常叫人领首，对社会的分析和看法往往是一步到位。但他不常说，说时很注意场合和分寸。大家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我九八年刚接触法轮功的时候，父亲并未表态，他对我好象从不关心似的。一天，父亲问我：“小玉，还在炼法轮功吗？”我回答是。他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简直是没长脑筋，法轮功迟早会出事，别炼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说这话意味着什么，父亲也从没这样对我说过话，看来他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后来听妈妈说父亲把《转法轮》看了一遍，说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但是里面涉及到了有神论、无神论的领域，那对中共来说是政治斗争啊，法轮功将来恐怕会吃亏的。果如其言，一年后中共便掀



起了非法镇压法轮功的运动。

父亲忧心忡忡地命令我把法轮功的书籍都收起来，一再告诫不要参与任何活动，要注意安全。并以他的人生阅历反复重申：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世界上再强的势力见了共产党也怵头，对老百姓从来不讲情面。最后他用非常凝重的语气说：“闺女，共产党是不认爹和娘的东西，天底下它最大，也最……”我向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郑重其事过。但是，我没当回事，我就是要坚持修炼法轮功！

中共的谎言一次又一次地大肆诽谤师父和法轮功。我和炼功的朋友相约去了北京上访。

我离家时没和父母打招呼，只留了一个小纸条。后来听妈妈说，从知道我去北京，爸爸就整天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发愣，有时是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下去，一连几天不思寝食。妈妈安慰他说：“小玉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没做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事的。”父亲象没听到似的，只是沉默着。听说我被押回来关在了看守所，他就四处托熟人找关系，最后算是把我弄了出来。

当我站在离别数日的家门口时，父亲只是轻轻说了声：“哦，回来了。”转身去了厨房。看着他竟然有些佝偻的身躯和满头的白发，我的眼泪禁不住掉了下来。

饭后，父亲示意我坐下来，我意识到他

修炼人看世界：走出悲观

悲观是一种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它让人的生活中缺失希望，布满黑暗。

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婆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卖帽子，一个儿子卖雨伞。每到下雨天，老婆婆便担心卖帽子的儿子挣不到钱；阳光明媚的天气，老婆婆又担心卖雨伞的儿子挣不到钱，总之这位老婆婆经常是忧伤的。

其实看看我们身边，不乏老婆婆这样的人。有些人习惯于这种负性思维，却不自知。无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看不好的那一面，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最终一事无成。他还以为他很聪明，觉得避免了许多麻烦，却殊然不觉，同时他也失



去了很多机会。因为宇宙间有个相生相克的理，古人也讲“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很多时候，当你穿越了困难，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做事之前，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有利于成功的因素呢，这样，我们会变得乐观，变得百折不挠。

转变这种负性的思维习惯，给自己多一些希望，让世界多一份光明。◇

要教训我了。出乎我的所料，父亲的态度很是和蔼，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说政府的每次运动除了整人还是整人，整的还都是好人。这次整法轮功来势凶猛，帽子越扣越大，是想把法轮功置于死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跑到北京去上访，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你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命大啊……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这次我却感觉出他对我的担忧和牵挂。

直到后来我读完《九评共产党》一书才恍然大悟。父亲一生研究马列，到了晚年却不再问政治，一心埋头下棋和垂钓，原来他早已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了。于是我赶紧拿了一本《九评共产党》放到他的床头。父亲读完后很兴奋，感慨地说：写得真好，句句都是事实。法轮功真不简单，一下就点中了共产党的死穴。

我向他说退党的事，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

诗词：心境如莲

文／万古缘

忘我轻似燕，心净美如莲。
身在红尘里，不为私己烦。
笑对常人事，清风也香甜。
不为情所累，不为欲所缠。
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拦。
大法行所依，大道天所连。
佛性出正念，慈悲无暑寒。
梅开不争艳，只把春讯传。
松在高山上，更显山翠然。
圣徒胸宽阔，能容大字寰。
苦难炼金体，风雨洗愁颜。
逆境金不换，逍遙坐法船！

